

## 唱國歌，的確很感動流淚？

陳永浩博士

恒生管理學院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

(本文曾刊於葉蔭聰、陳景輝編 (2015)《罷課不罷學：雨傘運動前夕的理論和思想大檢閱》香港：進一步多媒體，第345-355頁。此文為增訂版。)

2012年，一場「國教事件」風波，使我們知道了更多有關教育局對「國家事物」在中、小學硬推的情況。其中，教育局要求小學生唱國歌後，要「身為中國人為榮，有感動流淚的感覺」<sup>1</sup>，或是要集體大聲叫「為到自己是一個中國人而高興」，引人譁然。<sup>2</sup> 在國教事件後，對於國情、國旗、國歌等相關的教育方針，雖然看來有所收斂，不過，對國歌的教育和認識，仍是以「偉大欣賞」作為主軸，卻鮮有深入了解這些事物的真實背景故事。

其實，只要找一下我們的國歌《義勇軍進行曲》的「坎坷背景」，以及其作曲、填詞的背景資料，相信讀者會對我們的國歌，有不一樣的感動，為此落淚；至於是否能推動國情教育，則見人見志。

我們多數人都知道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，原名為《義勇軍進行曲》，由聶耳作曲、田漢作詞。這首歌原是電影《風雲兒女》的主題歌曲。該片的劇本作者就是田漢、夏衍，導演是許幸之，他們都是當時「左翼」藝術工作者。影片背景為1931年「九一八事變」，日軍攻入中國東北三省，國家危在旦夕之時。在這個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，戲中主角毅然踏上抗日道路，影片公映後，轟動一時，成為了三十年代抗戰題材的經典作品。其中主題曲《義勇軍進行曲》和插曲《鐵蹄下的歌女》風靡一時，廣為傳唱。<sup>3</sup>

不過較少人留意的是，其實當時拍攝這部影片的情況是相當嚴峻的。作為左派人物，田漢在完成《風雲兒女》一劇後已被國民黨拘捕，夏衍是在極困難的情況下，請求許幸之拍攝完成的。創作《義勇軍進行曲》，當時是田漢把創作的歌詞，匆忙地寫在煙包盒下，然後托聶耳完成譜曲，而後來聶耳因考察（實則是被驅趕）

---

<sup>1</sup> 雖然教育局曾指出，這純屬對於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的誤解，無論課程指引諮詢稿或修訂後的課程指引，均沒有出現此說法。然而，在教育局的初小級社會生活科的教學大綱中，在引導學生說出自己對唱國歌、聽國歌的經驗時，的確以「甚至會像運動員一樣，以身為中國人為榮，有感動流淚的感覺？」作指引。參教育局：《生活事件：我學會了唱國歌》，瀏覽於2014年9月20日。

網址：[https://cd.edb.gov.hk/mce/basiclaw/teacher/teaching\\_exp/download/1.3.2.pdf](https://cd.edb.gov.hk/mce/basiclaw/teacher/teaching_exp/download/1.3.2.pdf)

<sup>2</sup> 同上。

<sup>3</sup> 劉小清：〈許幸之一新四軍中的「三棲明星」〉，刊於《鐵軍紀實》2013年第10期，瀏覽於2014年9月20日，網址：<http://www.tiejunmedia.com/article/details/id/717.html>

到了日本，義勇軍進行曲的曲譜最後是在日本寄回來的（當時聶氏已經身亡，下文會再詳述聶氏的故事），過程實在千辛萬苦。<sup>4</sup>



圖一：《風雲兒女》公映海報（來源：照片中國網）

輾轉經歷抗日戰爭，國共內戰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。1949年9月，中國共產黨在北平召開了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，準備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。會議議程包括籌備國旗、國徽、國歌等事項。在討論制訂國歌時，有委

<sup>4</sup> 參註 2 及 3。

員提議採用《義勇軍進行曲》作為代國歌（注意：不是正式國歌），很多委員表示贊成，但也有一部分委員認為，需要對歌詞進行一些修改：「例如歌詞中的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』不妥，最好修改一下。」不過，在周恩來堅持、毛澤東拍板下，原歌詞不作改動。9月27日，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決議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正式制定之前，以田漢作詞、聶耳作曲的《義勇軍進行曲》為代國歌。<sup>5</sup> 要留意的是，原來我們的國歌很長時間只是「袋住先」：說來驚訝，原來自1949年起，到國歌於2004年正式入憲，足足「袋」了55年，比我們香港的「五十年不變」還要長！

就這樣，《義勇軍進行曲》成為了新中國的國歌。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時期，國歌遇上的悲慘故事。1966年文化大革命，十年動亂，破壞之大很多人都認識了。而文革對藝術、知識界的打擊，更是致命性的。其中，因田漢被「專政」，<sup>6</sup> 打成「叛徒」，永遠開除黨籍（更慘無人道的是他被批鬥折磨的過程：作為劇作家，當時批鬥人員特登將他拉到故宮供慈禧看戲的戲台，要他在戲台上受到圍攻和辱罵。他自己說道：「我一輩子搞戲，視戲劇藝術為生命一部份，如今竟在戲台上受辱！」；而田漢本身患有糖尿病，有時小便忍不住尿在地上，批鬥人員就迫田漢趴在地上把尿喝掉，其受辱的程度可想而知），<sup>7</sup> 以致當時全國都不能唱他作詞的歌曲，包括《義勇軍進行曲》！結果，在正式場合只能演奏國歌的曲譜（不准唱歌詞，無歌詞去唱，怎樣才能感動落淚呢？）或曾啟用新歌詞《繼續革命的戰歌》作代用。後來，更有將《東方紅》和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變成「非正式國歌」之舉。<sup>8</sup>

---

<sup>5</sup> 雷聲宏：《中國國歌歌詞從廢止、取代到恢復的曲折歷程》，瀏覽於2014年9月20日。網址：<http://cpc.people.com.cn/BIG5/85037/85039/7277122.html>。在這場政協會議中，有委員認為，《義勇軍進行曲》的歌詞，在抗日戰爭中的確產生過歷史作用，有其重要的歷史意義，但現在形勢已變，要對歌詞進行修改。有的委員提出：「歌的曲子是好的，但歌詞中的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』不妥，最好修改一下。」周恩來當時支持採用原歌詞，不同意修改，他說：「這樣才能鼓動感情。修改後，唱起來就不會有那種感情。」最後，毛澤東拍板，決定原歌詞不改動，仍然保留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』，可以起到喚起人們居安思危的作用。與會者一致表示贊同。

<sup>6</sup> 李文西：《田漢悲歌伴我行》，瀏覽於2014年9月20日。

網址：<http://www.open.com.hk/content.php?id=1453#.VCLmiPmSy2U>。田漢先生的生平如下：生於1898年，卒於1968年，字壽昌，湖南長沙人。田氏為多產文化工作者，看兼戲劇活動家、劇作家、電影劇本作家，也是一位小說家，詩人，歌詞作家，文藝批評家，社會活動家，文藝工作領導者，被尊稱為中國現代戲劇的奠基人。不過在這裡想重點指出，田氏其實早於1932年已加入中國共產黨，任「左翼劇聯」黨團書記，是一個老資格的黨員，事實上，《義勇軍進行曲》的作曲者聶耳，也是經他介紹入黨的。田漢被打壓的情況，始於1966年2月在上海主持召開的《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》。會後制訂的《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》，把一大批老作家、老藝術家打成「黑線人物」，開始了對文藝界實行法西斯專政。其中對田漢不滿的江青，抓住田漢編的京劇《謝瑤環》中有「為民請命」、「載舟覆舟」等詞句，斷章取義，歪曲，上綱為「反黨反社會主義」的大毒草，在全國各報刊點名批判，進而把田漢與周揚、夏衍、陽翰笙一起，誣蔑為「一條又粗又黑的文藝黑線的代表人物」，對他們實行無產階級專政。田漢後來更被扣上了「叛徒」的帽子，予以批鬥、遊街，終被關押。

<sup>7</sup> 同上。

<sup>8</sup> 參註5。

然而，國歌填詞的悲情故事還得繼續：在「文化大革命」結束以後，當時中共當局認為，中國已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，《義勇軍進行曲》的歌詞已不能反映變化了的現實（還記得這早就於第一次政協就有這種意見了，可見對於國歌這些能提起人民起來，革命的歌詞，中共當局是極其提防的）。所以曾有一段時期（1978-1982年），國歌的歌詞是「被修改」了（可見「被XX」是歷史進程的一部份，按國情教育手冊所指，是發展成本的一部來的）。<sup>9</sup>

## 義勇軍進行曲

### 聶耳曲、集體填詞（1978年-1982年）<sup>10</sup>

前進！各民族英雄的人民！  
偉大的共產黨領導我們繼續長征。  
萬眾一心奔向共產主義明天，  
建設祖國保衛祖國英勇地鬥爭。  
前進！前進！前進！  
我們千秋萬代  
高舉毛澤東旗幟，前進！  
高舉毛澤東旗幟，前進！  
前進！

從這套新國歌歌詞來看，重新填寫的目的是以肯定「文化大革命」，和堅持「兩個凡是」為大前提，每一句皆「符合國情」，政治正確。然而，一個很大的問題隨後出現了：新歌詞完全不受群眾的歡迎，甚至連有份通過修改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都不會唱，許多人認為「不對口味」，所以新歌詞一直流傳不開。當時的人大代表，作家陳登科是這樣形容新歌詞的：「那些內容也是硬湊的，空空洞洞，索然無味。」但由於田漢問題尚未解決，那些議會的代表們，就算覺得不對，為著政治正確，寧願對人不對事，反對意見，連提都不敢提；結果，國歌就這樣被修改了。<sup>11</sup>

---

<sup>9</sup> 這原是香港教育局資助，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編制，國民教育服務中心出版的一本國民教育參考書：《中國模式：國情專題教學手冊》中的一個被多次引的「名句」。手冊中形容中國執政集團「進步、無私與團結」，其官員任用制度「是社會科學所言的理想型」，被視為國教科中「洗腦教材」，推出時為社會譁然。隨著國教課程被擱置，有關手冊已被原作者刪除，網上則存有手冊的備份檔。網址：<http://www.slideshare.net/WangHaoZhong/ss-14252905>

<sup>10</sup> 這套新國歌歌詞是於1978年交予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討論，3月5日通過，並以大會主席團的名義予以公告。

<sup>11</sup> 見註5。事實上，在該屆人大會議通過國歌新歌詞的時候，有的代表對用新歌詞取代原歌詞就有很大的保留意見。其中全國人大代表、著名作家陳登科後來回憶說：「早在會議通過新歌詞時，我就持有異議。首先是一個對國歌原歌詞的感情問題……（我們）一唱起這支歌，就想到中華民族的危亡，想起祖國的山河被踐踏、人民被蹂躪的現實，就抑制不住那種誓為祖國人民獻出熱血、獻出生命的激情。因此，我們對田漢同志的這首歌詞懷有深厚的情感。至於對新歌詞，我們在感情上就接受不了。那些內容也是硬湊的，空空洞洞，索然無味。但由於當時田漢同志的問題尚未



圖二：中國人民郵政於 1979 年出版的立國三十週年紀念郵票，載有的是新版的國歌歌詞（來源：互聯網）

終於在 1979 年，田漢才能在死後得到平反，1982 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於通過了恢復《義勇軍進行曲》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，撤銷同屆人大第一次會議於 1978 年通過的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決定。這樣，田漢填寫的歌詞才得以重新使用。而將國歌正式入憲，更是遲至 2004 年才拍版。經歷了這些種種的波折，我們實在要問：一個對自己國歌都不尊重，任意將之修改的政權，怎能要求國民在唱國歌時有感情，甚至要「感動流淚」？又或是，我們是應因為國歌所受的不平遭遇而淚哭當場？

若我們真的要學習國歌，如果我真的可以「校本」地自行設計教材，我們應否做一個「專題研習」，比對一下原本和被改的歌詞來討論國情發展？我需要教一下為何國歌會被禁，被改的原因嗎？我要教甚麼是文革嗎？文化毒草、牛鬼蛇神、批鬥自絕這些題目又如何？再一次，筆者真想知道教育局的官員們，會怎樣處理

---

澄清，所以也只能議論議論，沒有寫出意見來。」

這好一些環節。請教育當局教教我們，應怎樣去理解這段歷史。

在國歌背景這題目上再轉下去，故事還有很多，包括原來創作《義勇軍進行曲》中最「好命」的，諷刺地，是在年僅 23 歲就不幸溺水身亡，免得像田漢先生一般遭遇的作曲者聶耳先生。<sup>12</sup>



圖三：上海《中華日報》刊載的聶耳逝世的消息（來源：人民網）

聶耳（1912—1935），原名聶守信，字子義，雲南人。聶氏早期跟隨黎錦暉主辦的明月歌舞團，但卻對歌舞團為迎合社會而演奏的「靡靡之音」不以為然，最後離開了樂團。聶氏一生創作了數十首革命歌曲，當中多有反映了底層勞動人民的聲音。《義勇軍進行曲》除了是聶氏最出色的作品之一，其實更是他人生中的重要標記。

首先，聶耳與田漢是帶有極密切的關係：就是與田漢傾談後，聶耳才下定決心離開明月歌舞社，而聶耳更是由田漢介紹加入共產黨的。<sup>13</sup> 而在《風雲兒女》主題曲歌詞寫好後，田漢已經被捕，作品當時還沒來得及交給聶氏，而是留在夏衍手中。當聶耳得知夏衍拿到了歌詞，聶氏主動要求夏衍讓他來作曲。他在上海只用了兩天時間，就寫成了《義勇軍進行曲》的草稿，但隨即就被國民黨追捕，所以隻身逃往日本（當時的名義是經日本、歐洲到蘇聯留學考察）。身在異國，他繼續完成了作曲，並托人寄回了中國。可惜，於 1935 年 7 月 17 日，年僅 23 歲

<sup>12</sup> 人民網：《中國共產黨新聞—黨史上的今天—1935 年 7 月 17 日—聶耳溺水逝世》，瀏覽於 2014 年 9 月 20 日。

網址：<http://cpc.people.com.cn/BIG5/4162/64165/67447/67996/4596630.html>

<sup>13</sup> 周治平：《我父親周伯勛的銀幕前后》，瀏覽於 2014 年 9 月 20 日。

網址：<http://dangshi.people.com.cn/BIG5/16327919.html>

的聶耳在日本藤澤市游泳時不幸溺水身亡，客死異鄉，作詞者和作曲者傾心完成的作品從此成了絕唱。

如此一來，我們若要辦愛國教育遊學團，就不應去祖國大陸，學步操上大學，阿諛奉承，而是應該去一轉日本神奈川縣，藤澤市的鵠沼海濱聶耳紀念廣場，認真學習一下。諷刺的是：正是這一位譜出如此激昂，一心抗日作品的作家，日本不但不將之遺忘或是對之污蔑，反而為他立碑，建立紀念廣場。難道不怕「傷害國民感情」的嗎？這種能夠尊重鄰國的胸襟，實在值得立志大國崛起的中國（作國力越發崛起，但人民感情時常會被傷害）學習。

一路再去細聽我們的國歌，想起這些來龍去派，記起這些往事並不如煙的前事，真是喊得一句句，卻可不是國民教育中提倡的那種自豪的心情。讀者如有與筆者有相同的感情，那就應自己好好反省了。

註定，筆者不能做好一個「愛國者」，而只能做好一個通識科老師，不能控制得住自己（和我所教同學）的獨立思考。如我果真要為國民教育科編寫教材，我一定會將以上所述的這些都加上去。我想，我怎也不能好教這種「國民教育」的了，認命吧！

說回香港，在爭論「袋住先」方案時，除了三重落閘，民主成份欠奉外，「袋幾耐」也是問題焦點。雖然政府和建制派人士不停放風，說以後的普選會有優化空間，但這有幾可信？觀乎北京政府對國歌的態度，很可能直到 2047（距今還不如 55 年）也不會作重大修改了。而當討論 2017 普選時，當那些當權者大大聲說，人大決定就是最高決定，「改不了」！原來就連修改國歌這樣茲事體大的事情，人大要改就改，要換就換，幾近兒戲。看看我們的基本法，和後來一個個話加就加，卻是最高權威的人大解釋，手法類近得實在太可怕了。一首國歌尚且也可以這樣，你給我這個「袋住先」方案，叫我怎信得過？

在立法會補選過後，《國歌條例草案》也出爐了。平心而論，在已有《國旗及國徽條例》的先例下，一些罰則，如故意篡改國歌歌詞、曲譜，或以歪曲、貶損方式奏唱國歌等作出處罰，都算情有可原。但當法例連「在奏唱國歌時也要求肅立，舉止莊重，不得有不尊重國歌的行為」這個標準誰說了算？「態度」可以怎樣成為執法標準？如果噓國歌是犯法的話，那大叫「國家好」到干擾了演奏又如何？更甚的是當局強調網上世界屬於公開場合為執法範圍。事實上，在網上早前流行一段習近平出訪委內瑞拉時，當地軍樂團「吹跑調」（這是文匯報的用詞）的錄影片段。在網上看是否就違法了？香港政府會打算控告 YouTube 嗎？還是委內瑞拉政府？

在立法文件列明，中小學須教育學生唱國歌，了解國歌歷史和精神。那就更有趣了：真想知道學校要怎樣教國歌填詞人田漢的下落，國歌被禁唱，被改歌詞的一段歷史。如果真的要說不尊重國歌就是違法的話，中國政府，本身就是第一個違法了。

「起來！不願做奴隸的人們！」是的，還看我們現在的景況，我們實不能再做奴隸了！最後，謹以田漢先生另一作品互勉：

### 田漢：《畢業歌》

同學們，大家起來，擔負起天下的興亡！  
聽吧，滿耳是大眾的嗟傷！  
看吧，一年年國土的淪喪！我們是要選擇戰還是降？  
我們要做主人去拚死在疆場，我們不願做奴隸而青雲直上！  
我們今天是桃李芬芳，明天是社會的棟樑；

我們今天是弦歌在一堂，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！  
巨浪！巨浪！不斷地增漲！  
同學們！同學們！快拿出力量，擔負起天下的興亡！